荊川先生右編

荊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

治總二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治總二

請更國制　傅奕

唐高祖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太史令傅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

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

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虀傷弓之鳥驚曲木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多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爲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爲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

武德言三事　　孫伏伽

唐高祖武德初伏伽爲萬年縣法曹上表言

三事其一

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於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淫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卽位之明日有獻鷂者不卻而受此

前世弊事柰何行之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賚賞以率士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待玄武門游戲臣以爲非詒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夏請竝廢之以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況覩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

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

論時政表

唐高祖武德間綱表論時事　　李綱

臣綱言臣伏見武德五年之後四海初定陛下自負太平□就驕侈傷於酒德稍怠萬機專與幸臣旦夕遊宴所重唯聲樂所愛唯鷹犬夷夏進送道路不絕又斥辱功臣多所輕侮或發其微時細過或加捶撻於殿庭德澤漸虧下將疑懼而戚落公主皆踰憲式嬪嬡之家多違法度不加禁止頗有侵漁行路之間非無喧籍又皇太子令及秦齊二教共詔勑並行唯

計日之先後州郡之職無所的從授官分賞在意所欲不復論功伐簡才行矣加以每歲秋冬田遊無度王公妃主雜揉其間或時逢考選皆在原野至於歷時不返京邑罕無居人億兆失望陰懷歎息朝之綱紀漸以弛紊而陛下不悟政教日頹在內不許論事當朝略無諫者愚臣竊懷慄畏誠有危亡之慮臣不敢不盡言伏待刑憲

論創業傳祚諸事疏　馬周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周為侍御史上疏

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

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
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
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
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
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
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
世之基豈特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
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于身恩加于人故
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
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于隋時纔

十分之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徃來遠者五六千
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
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
爲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
知不可復行于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
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
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
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
祖之後卽値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
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

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
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
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
即萬歲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
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
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
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
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
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
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饑歉一匹絹纔易

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彊斂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

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旣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宵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卽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

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于私愛爾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

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衆不能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岩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詔侍臣曰刺史正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論時政疏　　魏徵

論　太宗貞觀十二年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疏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所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蓋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

戈不戢外示威重内多猜忌讒邪者必遂其禍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為天下之笑深可痛矣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珍奇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

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於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當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採椽之恭儉追雕墻之侈靡因其基以崇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譬如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暴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後將隆

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陳十思疏　　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俱承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寔繁能克終者

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其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寘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愼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以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愼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

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兹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在君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

論刑賞疏　　魏徵

貞觀十一年五月帝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退上疏

臣聞書曰明德愼罰惟刑之恤哉禮云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

長勞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隆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矣夫刑賞之本在乎揚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斯濫矣

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則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尚扇夫上風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以叡聖之聰明無微幽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爲念樂其

所樂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
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
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
致理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
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
基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
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
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
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
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

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于將加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于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爲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費用息

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愼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説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已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則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愼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旣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愼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于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

又論時政疏　　魏徵

臣聞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唯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行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

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德爲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强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訐者爲至公謂强直者爲擅權謂忠讜者爲誹謗謂之爲

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爲至公雖矯僞而可怪强
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于竊金生
疑投杼致惑衆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
惑視聽鬱閼大猷妨化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之惡
利口之覆邦家蓋爲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
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小
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
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
事有得失或議之於小人其得君子也則敬而疏遠
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是

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寔興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安可以不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順顏旨其為禍患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時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能竭忠必有在乎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

則無以事上信之爲道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不無害於霸也公曰如何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叅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魏簡倫曰鼓之嗇夫簡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

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况乎爲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邪佞君子自强不息無爲而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亂將何望哉

上十漸疏　　　　魏徵

貞觀十三年五月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徵
上疏極言

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漸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珍怪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輩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為項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

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
畏其驕而爲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
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
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于心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
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
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
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
則有時而昵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
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
而息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

界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累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千戈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白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敖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此不克終九漸也貞

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此者疲于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怗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早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于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憂勤恐懼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 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顔面與公相見哉乃以所上疏列爲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仍賜黃金十斤廐馬十匹

論治道疏

貞觀十四年上　魏徵

臣聞君爲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也體不備爲未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資股肱以致理禮云人以君爲心君以人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卵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外竭

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巳死而爲巳亡非其親暱誰
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孟子
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
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讎雖臣之
事君無有二志至於去就之節尚緣恩於厚薄然則
爲人上者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羣臣當樞
機之寄者或地隣齊晉或業預經綸並立事立功皆
一時之選處之衡軸爲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
信之不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
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

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
若將墜於泉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
有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曰
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列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
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
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而
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
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崔杼殺齊莊公晏子立於
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無君也乎哉吾死也
曰行乎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

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非唯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遊於鳳凰之墟襪係解顧左右莫可使結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爲俊乂聖朝之代獨無君子哉但知與不知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業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王垂恩於韓信寧肯敗已成之國爲滅亡之虜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禮記稱魯穆公問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禮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

而可與國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國家
輦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然但寬於
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爲
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有甚川壅
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所
謂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者禮曰
愛而知其惡則爲惡者寔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謂長奸
此非堯舜之心非禹湯之事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
讎孫卿子曰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孔子曰魚失水而死水失魚則猶爲水也故堯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國之常也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理其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乗非其據大臣就得其所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罪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

[illegible]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信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免其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僞成俗矯僞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爲下無可信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云上有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理矣夫以一介庸夫結爲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實同魚水若君爲堯舜則臣爲稷契豈有遇一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由上懷不

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此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焉

論時政書　　柳澤

唐睿宗景雲間有詔言事右率府鎧曹參軍柳澤上書

頃者因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祇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叡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社於已危拯黎

於將溺今龍眉鮐背歡忻踴躍登聖朝之撫髯嬉聖朝之德音今陛下綱頒省循法明德懋為邦怙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于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

矣詩曰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爲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恒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制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謬於心者無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忌諱恕之以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之以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于德必寘之以法用禁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

陛下者遠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
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
石碏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
所自邪也書曰罔淫于逸罔遊於樂穆王有命曰實
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糺謬格其非心令儲宮
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令驕奢之後流
遁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合於意
奇伎淫巧多適於心狎於非德玆爲奢怠書曰愼簡
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
臣諛厥后自聖伏願采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

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甚爲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代伏惟陛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

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頑者草庶人樂安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寵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爲凶變福爲禍諺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不勸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中宗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人所不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誡之義其則不遠

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刑警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撲素修業者錫以車服以勗其心使奉其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

之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誡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忠臣正士亦當復談矣睿宗善之

言十事　姚崇

玄宗先天二年姚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

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冐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觧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寖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䙝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

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闊梁亂天下國家爲甚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然行之憲宗乃頓首謝

獻事表　元稹

憲宗元和元年校書郎元稹舉才識兼茂乃表獻事

臣稹言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啓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親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疎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此而不理萬無一焉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羣臣莫得參預籌畫此亂之萌也此而不

亂亦萬無一焉是以古者人君即位之始萌象未見
之時必有狂直敢言之士抵忌諱獻危言在上者苟
或宥而容之激而進之則天下之君子望風而悅曰
彼狂而猶容於上上之人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
道可以行矣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彼之直可以得幸
於上吾將以直言徼利可也由是天下之賢與不肖
各以所忠貢言於上上下之志霈然而通得失之情
幽遠必達合天下之智理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
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其可得
乎臣故曰容直言廣視聽而不理者萬無一焉及大

進計者入而不出直言者戮而不容則天下之士[illegible]自謀於心曰與其言且不用而身爲戮吾寧危行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擇利而喜曰君之所惡者[illegible]心逆耳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幸之可也由是道見之者隔而不納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也朝廷之事不得聞也而況於天下之人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也蓋在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耳此而不亂其可得乎昔太宗文皇帝初即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持諫於上文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

之自是言者唯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爲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三四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忠言以揚宣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安今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不惡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切也喜順從而怒寒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已之事微思爲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

爲後嗣者豈可順一朝之意而輕用文皇之天下乎
累聖傳序於今垂三百年矣莫不率由斯道致俗𢌿
平況陛下以上聖之姿紹復前統即位之日大□維
新罪叔文之徒而凶邪之黨散縣惠琳之首而悖亂
之氣清發承光之計而假威之孽除反焦陵之田而
蒸庶之情感其餘滌瑕緩死薄賦恤人賜帛耆年旌
閭孝弟脩廢學建義倉莫不曲被殊恩覃於有截斯
皆陛下上法堯舜近法太宗致理之萌形見者數十
豈臣庸劣一二而能明然而臣竊復孜孜出出有所
未决者獨以陛下即位以來旣周歲矣百辟卿士至

于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
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
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
雪一寃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燭之意者若臣等備
位諫列名爲供奉官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位屏
氣鞠躬不敢仰視之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
尚爾又況於疏遠之臣庶雖有特達不羣之智思欲
自効其路何階遂使凡今之人以諫鼓匭函爲虛器
謂拾遺補闕爲冗員臣竊思之以陛下之睿博弘深
勵精求理豈或入而不言出而不用哉蓋羣下因循

不能有所發明之罪也且臣愚之今之備召見承傾聞者獨一二執政而已每一對揚不及俄頃之間誠天下之重臣竊料之恭承聖問仰謝寵光之不暇又安得陳理亂議教化哉其於瑣瑣有司或時一召者言簿書之出入計錢穀之登降不暇又安足致齒牙間臣竊惟陛下以受命維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以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存至獻可替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臣因循竊位之罪乎若臣其者禀性駑鈍昧然無識然以當陛

下臨御之始首陛下策賢之科擢授諫司恩萬恒品若復默默與在位者處則臣莫大之罪亦萬於恒品矣輙將肝昧殊死條奏十事於後一曰教太子以崇邦本二曰任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宮人以消水旱之災四曰嫁諸女以遂人倫五曰無時召宰相以講庶政六曰序次對百辟以廣聰明七曰復正衙奏事以示躬親八曰許方幅糾彈以懾姦佞九曰禁非時貢獻以絕誅求十曰省出入畋遊以防銜蹶凡此十者設使言之而是是而見納非臣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苟或言之而非非而見罪乃臣之分也亦臣之願

也無任懇悃奮激効節愛時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奏表并事件以聞臣稹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死罪死罪謹言

直諫書　劉允章

唐德宗建中初上

救國賊臣前翰林院學士劉允章謹冒死上諫皇帝陛下臣聞太直者必孤太清者必死昔晁錯勸削諸侯之地以蒙不幸之誅商鞅除不軌之臣而受無辜之戮今并臣三人矣伏守忠懷信口不宣心則刎頸劉賜向闕廷而死者并臣是也救國策從千里而來

欲以肝腦上汙天廷欲以死屍下救黎庶臣死之後不見聖代清平故留賤臣以諫明主今短書一封不入長策伏蒙不收所以仰天搥胸放聲大哭殺身則易諫主則難以易死之臣勸難諫之主伏見陛下初登九五頒下諸州開直諫門言者無罪四方雷震百里奔馳至闕庭者願陛下致昇平之業矣陛下既不用其策不捨其過或鞭撻市朝囚禁囹苑深埋溝壑皆不知其數乞食道路者不記其名夫諭忠獻策之徒匍匐闕庭者豈敢欺陛下乎大臣愛位而不敢言小臣畏死而不敢諫忘生請死之罪往往見死天庭

者知陛下覺悟也伏聞樞密之事要在纖人以宰臣爲度外之官以御史爲不速之任寬者不得伸君子所以深藏小人所以深亂自古帝王以御史爲耳目以宰相爲股肱股肱廢則不能用耳目蔽則不能視今陛下廢股肱蔽耳目塞諫諍罪忠良欲令四海不言萬方鉗口可不畏也臣恐千秋萬歲說陛下不聖笑陛下不明臣所以急也當今天下求進之臣智者不肯自言不肖愚者不肯自言不賢故使賢愚混雜善惡同羣眞智眞愚何所分別取之則善惡進捨之則賢愚退何不使至愚在野至賢入仕令天下食祿

之家凡有八入臣請爲陛下數之節度使奏改一入也用錢買官二入也諸色功優三入也從武入文四也虛銜入仕五入也改僞爲眞六入也媚道求進七入也無功受賞八入也國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終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大將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賂賄公行六破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稅人少九破也臣聞自古帝王終日勸農猶恐其饑終日勸桑猶恐其寒此輩不農不桑坐食天下欲使天下之人盡爲將士矣舉國之人盡爲僧尼矣舉國

之人盡爲刼賊矣欲使誰人蠶桑乎今天下蒼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債徵奪二苦也賦稅繁多三苦也所在乞斂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寃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凍無衣飢無食七苦也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苦也仍有五去勢力侵奪一去也奸吏隱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爲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人有五去而無一歸人有八苦而無一樂國有八破而無一成官有八八而無一出凡有三十餘條上古已來未之有也天下百姓哀號於道路逃竄於山澤夫妻不相活父

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訴於州縣州縣不理訴於宰相宰相不理訴於陛下陛下不理何以歸哉伏見蠻寇欺侵神道誑惑我國家作亡命之渠魁爲逋逃之窟穴徵兵五年今日誅之何見之晚也臣聞却以未終銷兵於當時本無養兵日爲亂臣張本也今不除其亂本而除其亂苗士卒蕩盡於中原玉帛多亡於道路猶以爲上策臣恐今年除一承嗣明年又生一承嗣天下征戰未有了期則禍難起于腹心蜂蠆生於手足陛下左右無人敢言但知潤色美詞悅情暢志而已豈知千里零落萬里凋殘者哉今國家狼戾如

此天下知之陛下獨不知之天下不敢言臣獨言之萬死一生臣死一介之命救萬民之命臣今雖死猶勝於生臣獻策千條未蒙一問羈孤貧病流落風塵眷戀朝廷而不能去儻陛下覽臣愚見知臣愚忠則理亂斯須存亡瞬息太平之日昭然目前必也陛下不以萬國為心不以百姓為本臣當幸歸滄海葬江魚之腹不忍見國難微臣之願畢矣臣懇擗不勝痛切感懼之至

論奏當今切務狀

陸贄

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反帝幸奉天問贄以當今切務乃論奏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

計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illegible]

契王令未行抱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illegible]入

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苛虐

在[illegible]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

安[illegible]稍未能業固未可安矣欲[illegible]則郡縣懼

之罪[illegible]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illegible]且

無驗矣既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

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

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

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

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黎烝安反
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之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
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
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
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
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
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
上下否隔於其際眞僞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
藉藉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
含弘聽納是聖王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

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懔懔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揖親與欵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忿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

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化疑梗為訢合易怨謗為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安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遥謹奏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陸贄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戀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行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懇衷所懷承問輙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欲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按之道自獻替奏進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為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僂僂血誠復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

思效之心曉曉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爲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爲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

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已人必怨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誡不可不畏也夫揆物以意肯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微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于衆捨已從人敘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

昔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此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克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而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而慮益微功愈高而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

俾臧自有腑勝人俾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跡鑑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將歷千載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跡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多同于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為陛下粗舉

近效之尤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
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
日月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
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
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
迭進延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
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咨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
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
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
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

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茲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輔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主之於理道可一日不接乎高宗初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兼頻遭淹在人先範與務于無攻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閒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

先祖之耿光寖遠中官之威柄潜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安宏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機將傾危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變於亂朝忠義不遠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闢懷納忠克己從諫尊用舊老廣採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服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成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後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利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

遠慮者謂之迂誕警衆有讜言切議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諫曹以頌義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誣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開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謳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城府推心

[illegible]豁披胷襟忘己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名塞配天
[illegible]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
威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
因循而重作為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宜
諭德令諫官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
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
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逸羣獨絕人
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
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
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

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誑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于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宰輔旣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見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眞孰虛何得何

之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
所以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
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
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
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
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監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
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遐邇之聽
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議輒以
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令
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

惶怖死罪謹言

制策對　　劉蕡

元和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改元太和三月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極言其禍

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内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顔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鬱抑思有時而一發耳尚欲與庶人議于道商賈謗于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謀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㤗斯

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于上所急時所禁權幸所請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聽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道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帝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祗荷至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勤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䌷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以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不達以下

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洽欲人之化在修巳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抹災旱在致精神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敎化之本也凡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

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詩政辯
詭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當[illegible]忠則
勞革于前守陛下念康齊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
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乎若夷
吾之法非皇王之權繊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
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
俱非人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哉
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
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
者在陛下愼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

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于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

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于清問臣未知陛下以爲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耻萬古爲恨

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
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論之夫
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
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
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閽寺弑吳子餘祭不書
其君譏疏遠賢人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
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
法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
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寮得以守
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

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于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

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
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
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
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厥柄陵夷藩臣跋
扈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
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繫天子征伐
必自諸侯此海内所以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
袁盎當車以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賈武不顧而畢
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
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

重之戒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陛下既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因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徘徊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成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

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旣不能治于前當治于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禹爲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泰二世漢元成成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

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
景行于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于後陛下無謂
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
誰不欲致身為王官致時為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
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
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
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
秦之亡也失于彊暴漢之亡也失于微弱彊暴則姦
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
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

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王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社稷不得圖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

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親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
師之教導焉故人信于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
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
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
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
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
如讎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
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
兵柄顚于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
寃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爲之怨怒

陰陽爲之謬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于秦赤眉黄巾不獨生于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强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良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

庶憂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思自奮復生于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戾聚歛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敷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庶兆蘇息卽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敦行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

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洽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

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于仁壽也
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
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
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
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于下
和平之氣應于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
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
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
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
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

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則功築罕人勤于財則貢賦少人勤于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年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播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

道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
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嚴考課之實定遷序
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緣中外
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
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會特以日者美其能官則天
子之禁率本于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
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
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
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
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

也臣聞古也因井田以制軍賦閑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祖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于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宄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

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選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蠹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

御豪強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宄政可以移文俗其將校角經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于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游惰者已備于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止者罪在不

赦令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歟乎臣前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昔晁錯爲漢畫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于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于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

爲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關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迺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寔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于仁壽可以消遙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修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顓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

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治哉

是時考官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